

作为受虐狂的环境
——2003 年以来“南湖新村”空间改造的成与败
The Environment as Masochism
--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pace Reform in Nanhu Settlement since 2003

胡 恒 (HU Heng)
南京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摘 要：“南湖新村”大型居住区是 1980 年代南京的城市“明星”，被称为“新兴小城市”。到了 2000 年初，该社区已经衰落。2003 年以来，南京市建邺区政府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空间改造。十年过去，这些改造有成有败，其中“败”的成分居多。本文拟对其中原因做出剖析，对南湖新村这一空间实体的精神世界做出诊断。空间改造的集体失效，并非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其最初的居住者（下放户）。他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群人。空间改造触动的是他们的集体记忆，激起的是其本能的空間抵抗——这一社区不仅仅是他们生活的住所，还是他们全部的世界。

关键词：南湖新村；空间改造；弱者的游戏；下放户

Abstract: Nanhu Settlement was a star of Nanjing City in 1980s, called the “burgeoning town”. But it has been declined for a long time until the early of 2000. The government of Jianye District has made a series of space reforms for this settlement since 2003 by now, which of these full of success and failure. But the reforms of the 10 years bring some negative effects, whose reason is not out of the design, bu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people lived there. Throughout the analysis of these forgotten people and their place, we will find that it is their collective memory evoke the space resistance which makes the space reforms cannot get the expected effort smoothly. The settlement is not only where they live, but also their whole world.

Key words: Nanhu Settlement; space reform; the game of the weak; sent-down family

2005 年 10 月，南京水西门外南湖边，面对南湖公园平静的湖水，一栋橙红色的高层建筑“建邺区体育大厦”（又名“南湖社区体育中心”）拔地而起。这个房子共九层，46.5 米高。相对于周边一排排 5、6 层高的旧式居民楼，它高出一大截，颇有鹤立鸡群的味道。蔚蓝的天空下，橙红色的外立面分外耀眼，搭配着侧立面银光闪闪的金属穿孔板，时代感十足。项目完工之后，甲方（建邺区政府）很满意，逐令将其相邻的几个或大或小的房子（南湖中学的教学楼、办公楼、体育馆，以及一个靠街的四层小楼房）的外表皮刷成同样的橙红色。

从体育大厦到妇产医院

这是一个好房子。它很好用。其平面几乎撑满规划红线，没有一点浪费，也顺便确定下建筑的大体轮廓和东西的朝向。平面形式很简单：一个规整矩形，服务空间（楼梯、厕所和空调设备）放置在南北向的两端，中间部分全部空出来作使用空间。体育大厦的功能比较复杂。因为不同的运动，需要不同层高的空间相匹配。建筑师的處理很直接。一项项

功能竖向得叠上去：一层是门厅和体育商店（5.4 米），二层是办公（3.6 米），三层至七层是各类活动用房（4.5 米），八层是乒乓球馆（6 米），最高的九层是羽毛球练习馆（9 米）。每一层的平面相同，但层高不一。这正好使得外立面的开窗产生相应的变化。东西侧面覆盖上穿孔金属板，遮住空调和辅助用房。

建筑采用了普通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交通核为筒体结构。外立面是橙红色涂料，窗洞上下的墙向内凹进，施以黄色涂料，与橙红色的主色调形成对比。总体来说，这个房子功能一目了然，形式生成顺畅，“价廉物美”。甲方夸张的接受方式（把周边房子全体染红），证明了它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成功。两年之后（2008 年），该体育大厦被改造成一所高规格（五星级）的私营妇产医院——华世佳宝妇产医院。

从设计角度来说，这一棘手的改造（体育大厦与妇产医院的功能要求大相径庭）完成的很顺利。业主将其委托给南京大舟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大舟的设计师认为，这个改造项目很易操作。体育大厦在功能抽离之后，留下了一个极有弹性的空间序列。原有的比例、尺度、网格系统并不难容纳新的功能。首先，医院设计的层高要求与体育大厦的层高设计不谋而合，原有的层高设计即可满足手术室等“高层高”要求的空间。其次，服务与被服务空间的设计、3x3M 的通用模数让妇产医院的平面设计变得简单易行。最后，医院设计常用的双廊式布局、尺度要求，稍加调整即可与体育大厦的平面相合。妇产医院的繁杂功能很妥贴的塞进这个红色体块里。唯一较大的功能调整是垂直交通。体育大厦的垂直交通核不太够用。设计师在平面中间加入两部医用电梯以解决交通和洁污分流的问题。建筑的外观没有多少改变，仅只重新设计了入口。

华世佳宝妇产医院的运行很顺畅。2009 年，为了通过 JCI 认证，医院对自身进行了调整。除了运营方面的改善之外，还包括建筑面积的扩张：加建第七、八层，医院功能更加完善。2010 年 12 月 17 日，华世佳宝妇产医院通过了国际 JCI 认证（江苏省唯一一家），并纳入欧美发达国家医疗考核标准体。

多方评估下，体育大厦的改建是成功的。建筑摆脱了“烂尾”的危险，走上新的生存之路。虽然它炫目不再，但是，与此同时，它也避开了身陷废墟化的泥潭。比如“MVRDV”小组十年前的名作汉诺威世博会的荷兰馆。它刚落成时风光无限，俨然是“绿色建筑”之未来方向的指南针。但数年之后便遭废弃，至今不能启用。体育大厦能够适时变换角色，重新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城市肌体的活性成分。无疑是幸运的。

失效的符号

不知不觉中，医院已融入新的环境。在俨然一座小城市的南湖新村里，一个房子的内部改建并不引人注意。即使从旁路过，也很难有所察觉。如果不是两年前的那场意气风发的“涂红”之举，它必然悄然消失于大家的记忆。现在，从湖边看起来，红色的房子一圈排开，火热依旧。只是 46 米高的房顶上那排大字“南湖社区体育中心”换成“华世佳宝妇产医院”。这一改变虽然微弱，但却扭转了整个场所的气氛——它暗示着那片耀眼的红色已是多余，因为其中心已经变质。当下，它存在的意义，似乎只在于向我们证明两年前那一激情动作的荒诞与无意义。

实际上，那片红色的海洋与建筑师无关。甚至体育大厦表皮红色也是如此。2004 年设计伊始，初始的设计是在外立面使用素混凝土材质，以强调建筑的平民品质。这一做

法被甲方驳回——素混凝土过于晦暗，这个建筑应该有一个醒目的形象，最好是“炫目的”玻璃幕墙。这和功能有所冲突：体育大厦为东西朝向，大面积玻璃幕墙不符合节能要求，并且损害了内部的使用功能。两厢妥协之下，最终，素混凝土外墙刷上一层与南湖中学的田径跑道颜色一样的橙红色涂料，以凸显建筑所需要的标志性。而“涂红”工程从点到面，从一个房子到一片区域，更是超出建筑师的想象与控制，纯然是大他者（big other，借用一个精神分析的术语，也即甲方、区政府）执意所为的结果。

这场荒诞的“游戏”并非大他者的心血来潮。环顾四周，我们就会发现，它是有着明确目的的功能性操作，是自 2003 年开始的整个南湖景观区的更新计划的一部分。

南湖公园的规划设计和体育大厦同期启动。2003 年，区政府投入 1.4 亿资金邀请加拿大泛太平洋设计有限公司对其彻底改造。^①周边的几个工厂、青少年宫、别墅全部拆除。2005 年 1 月，修葺一新的南湖公园（生态化的城市湿地公园）向社会开放。湖北边的商业街“南湖新天地”也随即开工，2009 年建成，完成对南湖景观的合围——原体育大厦的“红色”片区在其西侧。

当然，南湖景观区的整治，也非独立的点式环境治理行动。一旦将视角拉高，我们就会发现，它还是大他者（区政府、市政府）的系列符号布展中的一环。这一符号布展深思熟虑，规模浩大，将整个南湖新村都卷入其中。

南湖新村是一个巨型住宅区。它于 1983 年动工，1985 年竣工，占地面积将近 70 万平方米，可住约 3 万人、7 千户，是当时江苏省最大的住宅区。由于面积大、人口多、设计新，南湖新村蜚声一时，被称为“新兴小城市”。竣工之日，省市级大员都到场剪彩。彼时的南京人都以能入住南湖为荣——有“敲锣打鼓住南湖”之说。^②竣工后一年间，国内外代表团来此参观访问的达 7173 人次。^③

转眼之间，20 多年过去。南京在发展，南湖新村却在凋落。曾经的城市招牌、新生活的象征，甚至是国际输出的样板，现在成了落后、肮脏、贫困的代名词。住宅楼功能老化，市政设施落后，居住人口老龄化、低收入化，道路系统拥塞不畅，公共空间混乱无序。20 年前，人人争相涌入南湖，现在都以速速离开为幸。如果说，当年南湖新村的象征物是中心花园的高达 6 米的汉白玉雕像“母与子”，健康又有活力，那么，现在，南湖新村的符号是污水塘一样的南湖——它被一圈棚户包围，工厂污水、居民垃圾都排放于此，夏日里蚊虫乱飞，臭不可闻，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2003 年，建邺区政府投入巨资对南湖新村进行整体改造，试图一扫多年的颓废，重振区域活力。“振兴”工程分为三部分同时进行。其一，基础设施改造。主要内容为道路拓宽，道路沿线的环境综合治理，雨水污水管道分流。其二，小区更新。主要是对居民楼进行“平改坡”（平屋顶改成坡屋顶），和立面出新（建筑立面刷白），还有对住宅的设备管道进行更新替换。其三，对重要的（公共）空间节点进行改造和建设。南湖广场、五洋百货、JEEP CLUB、迎宾菜市场、体育大厦、西祠街区、南湖公园、南湖新天地，这些空间节点或改建、加建，或新建及拆除后新建等。

三方面的改造可分为两类：功能性改造；符号性改造。功能性改造是硬件方面的改良

① 南京市规划局、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南京城市规划 2004》，2004 年，第 118 页。

②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城市规划志》（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85 页。

③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志》，南京：海天出版社，1994 年，第 180 页。

——修补环境硬伤，升级居住条件，比如拓宽道路、雨污分流、将煤气管道统一更换为天然气设备，以及迎宾菜市场的改建和整治南湖。符号性改造则是视觉上的心理引导——美化空间形象，赋予其时代感，比如 JEEP CLUB 改造、体育大厦新建与西祠街区的拆后新建。几年下来，功能性改造多少都派上些用场，而符号性改造皆告失败。

大他者的符号布展（或称符号改造）全面遭遇狙击。新介入的空间节点本来应该像注满兴奋剂的强心针，插入都市肌体的血脉交集处，刺激起沉睡多年的活力，使其尽快摆脱沉沉暮气。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点上不约而同的出现了对抗力——它们瓦解了符号布展的强劲势头，使之消于无形。

第一轮符号布展从体育大厦、西祠街区、南湖公园三个地点开始。西祠街区的“时尚网络牌”介入模式最为显眼。一家投资实业公司在南湖新村南部的原水产研究所的地块上，将之建设成南京首家虚拟社区的实体店——网络社区“西祠胡同”的线下实体版。开张之时，借助网络社区的高人气，出现彻夜排队才能租到门面的盛况。两年后，该街区人气下滑，商户纷纷退租。2009年4月21日，西祠街区举行“誓师大会”，打出巨大的“我错了”的条幅，宣告放弃“线下社区”概念，转型为“创业园”。这一转型并不顺利。运营数年，入驻公司并不多，大部分空间闲置，只余少量的房间做麻将馆、棋牌室所用。建筑的光鲜外表残破不堪，如同废墟。

与西祠街区一样，体育大厦的“体育激情牌”也有个不错的开端。委托知名建筑师亲手打造，提高建筑的品质和宣传效应。另外，南湖新村人口众多，密度高，但体育设施极其匮乏。体育中心的出现，补足了这一多年的遗憾。它与相邻的南湖中学体育馆、足球场，以及不远处的南湖公园一起，恰好合成一个综合性的社区运动空间。大他者的适时介入，更增强其外在的感染力，涂红整个空间界面以营造体育精神的火热气氛。但是，建筑启用之后的状况与西祠街区相仿佛——大厦内的诸多场馆均乏人使用。两年后的转型自在情理之中。虽然改建的顺利为其挽回不少颜面。但是这依然无法掩盖大他者的体育符号（“体育激情牌”）布展的失败结局。

湖对面的“南湖新天地”是一条商业街，约2009年完工。它打的是“小资生活牌”。玻璃幕墙、金属杆件、石材贴面、户外旋转楼梯等时尚元素一应俱全。其入驻的商家有阿英煲、蓝湾咖啡、刘一手等中高档餐饮店和一家情趣商店。启用之后人气凋零，生意惨淡。北广场一面的商铺无一成功出租。“小资生活牌”不受待见，这并不难理解，只是失效速度如此之快，仍出乎大家的意料。

唯一没有一触即溃的新符号布展的据点在南湖路边的 JEEP CLUB——“欲望快感牌”。江苏光阳娱乐有限集团公司和香港影星成奎安合资3000万人民币，将南湖电影院改造成全南京最大的夜总会。这是一个酒吧、演艺、KTV的综合体，总面积为3800平方米，2007年投入使用。其设备一流，LED显示屏高达7米，面积160平方米（全华东地区最大）。JEEP CLUB 的运营很不错。陈小春、费翔、杜德伟等演艺名人纷纷到场助兴。很快，它就和1912酒吧区并称南京两大夜生活圣地。2013年，区政府决定将南湖电影院拆掉，重建一幢80米19层高楼——综合型文化娱乐中心。“欲望快感牌”的来去都颇出人意料。它是自2003年以来的大他者符号布展系列中最富戏剧性的一环，也是其全面溃散的最后见证。

记忆的回返与弱者的游戏

为什么这一轮符号布展（“时尚网络牌”、“体育激情牌”、“小资生活牌”、“欲望快感牌”）会接续失败？它由大他者倾力而为，既不乏资金支持，又合乎时代潮流，且路数多样，得各方精英（时尚界、设计界、商界）鼎力相助，理应有所作为。这是因为南湖新村落后时代太久，已迟钝到不知该如何消化新事物？或是这一符号布展过于虚浮，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幻象，在遭遇残酷的现实后，自然烟消云散？又或是传闻中的大他者其实意在言外，点式的符号介入只是试探，后续的大开发才是正题？

种种可能的原因都指向一个现实。无论怎样，这一 68 公顷的超大空间区域已经具有了某种整体性。它像人一样，有结构严谨的物质身体，也有讳莫如深的精神世界。那些空间节点的强势介入，触动到的不是什么“沉睡的激情”，而是其精神世界的某些晦暗地带——创伤记忆、黑暗经验……它们遭遇到的抗力，或许正是某些深深埋藏的隐秘情感被拨动之后，身体的本能反应。

南湖新村确实充满了难言的记忆。20 年里，10 余万人的生活点点滴滴都集中在这个巨大的容器里。它们融合成一个密实的记忆体。并且，这一记忆体与普通的大型住区不一样。它一开始就被烙上独特的时代印记——“下放户”。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特定地域的产物。他们是南湖新村产生的肇因，也是它的主要使用者。7000 户住区居民中有一半多为“下放户”（约 4000 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南京突然掀起一场“人口下放运动”。一声令下，全市紧急动员，短短 2 个月里，10 余万人在一片喧天锣鼓声中离开古城。对于南京，下放具有一些特殊含义。因为，除了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这两种普遍的类型之外，南京还有第三种下放人员——下放户。他们人数众多，占全下放人员的一大半。他们全家老少，带上零零碎碎的全部家私，甚至猫狗家畜，与知识青年、下放干部一起下放到苏北 13 个县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七十年代末，下放人员开始陆续返城。南京市区顿增十数万人口。下放干部与知识青年都有单位和政府安排工作、住宿。唯有下放户无家可归。他们当年的住房已被别人占用。当时的权宜之计是，市政府在全市所有大街小巷的一侧，以及城墙两侧搭建“防震棚”以供回城人员临时居住。这类临时住房多达 10 万平方米，遍布南京。^①“防震棚”的内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又将大量公共场所圈为私人所用，令城市的交通、卫生、安全隐患不绝。放眼看去，棚屋遍地皆是，处处污水长流，臭味弥漫不去……古都南京“触目惊心”。

为了应对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南京市规划部门提出“回宁居民住房建设用地安排意见”，除将钟门外、方家营等地选作临时简易住宅外，还在近郊的安怀村、东井村、五贵里、石坎门、凤凰西街、南湖等地规划了一批标准不一的住宅区，计划容纳半数以上的下放户。1982 年 5 月，市政府征用雨花台区江东公社南湖以西 65.5 公顷土地，拆除房屋 21451 平方米。组织 17 个区、局（公司）联合参加南湖建设，向社会各方面筹集建设资金 7000 万元。^②三年后，南湖新村一期完工。1986 年 1 月 6 日，《扬子晚报》的头条新闻题目为

^① 薛冰：《南京城市史》，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 年，第 112 页。

^② 桑松禄：《南湖新村——江苏省最大的住宅小区》，载《江苏经济年鉴》，1986 年第 1 期，第 46 页。

“‘下放’遗害今扫除，几千人家迁新居——本月中旬前南京多数下放户将拿到新房钥匙”。

在下放大军中，相比知青和下放干部，下放户的境遇最为艰难。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有工人阶层（很多工厂有近半数工人下放）、个体劳动者、无业人员，也有知识分子。下放干部与知识青年都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前者是带薪下放（他们在乡下的生活比较优越），后者有家庭做后援。下放户则是既吊销城市户口，下放后也没有工资。他们和当地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吃饭，生活很是不易。

三十年忽忽而过，这些知青因为年轻，又有文化，如今很多成为了社会成功人士。他们的故事也广为传播，知青由此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诸多媒体（影视、文学、报刊杂志）钟爱的主题，以及学术讨论的热点。即使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对之并不陌生。下放干部的情况略有近似，只是影响力要弱一些。

相比之下，下放户的记忆只停顿在记忆上。它们太平淡，毫无形式感、兴奋点。甚至连源头都是含混不清的。在全国都在办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乡之余，唯独江苏省大力推广全家下放，并把无业居民和个体劳动的居民的下放，进一步扩大到属于国家编制的工人和干部的全家下放。一夜之间，数万人从普通市民变成农民，10年后，他们又重新成为市民。随之，又被完全遗忘。

这些记忆无法“形式化”。它只保留在个人的回忆中，也保留在南湖新村这样的社区之中。南湖新村是对历史错误的补偿。它是下放户这一独特群体的保护层——是他们的居所，也是他们的“世界”。

20年来，南湖新村虽然貌似衰落不停。当年领时代风气之先的“现代主义”风格的社区已被各种日常生活的小零碎彻底的市民化，成了一个毫无识别性的普通住区。实际上，它保持着令人惊叹的稳定性。空间的格局并无大的变化。只到1993年，住区才逐渐出现人员流动。到2003年，迁入迁出多了起来。最近一两年，流动速度才到达高峰。而且，下放户和拆迁户所在的小区流动量最小。

稳定性是一种内在的秩序。下放户们（还有其他社区居民）不遵循外部世界的规则，按照自己的节奏使用这个空间。这里有最随意的行走方式。南湖新村内部的街道本来是居住区内部街道，以前车很少，居民走在大路上如同走在家里。2003年左右，路口安上红绿灯。这些道路现在成了城市道路。可是这没有改变居民们的行走习惯。这催生出全南京最疯狂的公交车——南湖新村的13路公交车车速奇快，拐弯不减速，随时疾驰急刹，乘客如感在过山车上。这里有最普及的娱乐活动——打牌。他们在所有的地方打，广场上、道路边、文化馆、西祠街区……这里有最混杂的公共空间——南湖广场。它是南湖新村的中心，汇聚了所有形式的娱乐活动，被称之为“下放户的客厅”。这个由理性、秩序、匀质空间所构成的现代主义社区，被居民们的身体逐步吞噬，用成一个无序的乐园。

这一“稳定性”看似自足，其实脆弱不堪。就像那些记忆主体，任何外来的冲击（一个消息，一句戏言），都会让他们紧张不安。笔者的学生在调研时曾向居民透露“政府将在几年内拉直文体路”这一消息，顿时在居民中引起连锁反应，恐慌一片。她在另一次调研中告知某住户，他所居住的楼房建造时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从专业角度来看，这很正常）。该居民立时奔走相告，导致全楼栋的住户惶惶不安，唯恐房子哪天会自动垮掉。即便是笔者在对南湖新村的随意拍摄时，都能感受的到从阳台上、窗户后冷冷射来的目光。

无序的秩序、内在的协调、独立的世界，这一切都只为不惊动这个社区的初始记忆——下放户的集体记忆。他们对空间的改变有着深深的恐惧。因为这个空间是对他们记忆，

或者说脆弱的精神世界的最后保障。两者合为一体，难分彼此。这是一种不可符号化的空间，正如其初始记忆是一种不可符号化的痛苦。2003 年开始的那一系列符号布展，触碰到的正是这一敏感神经。体育大厦、西祠街区、JEEP CLUB 的强势介入，虽然是大他者的善意之举（为居民丰富文体活动，提高消费质量），但本质上无异于侵略与攻击——空间界面被改变，下放户们的平静生活遭破坏，自我建构的精神世界面临坍塌的危险。

大他者的计划不可阻挡，但下放户们亦有应对之法。当新的房子（新主体）进入的时候，原有的主体（环境）自行转变为他者。这是一个迟钝的、没有欲望的、空洞的他者。它自动割除与新来者的联系——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视作盲点。这些新来者由此陷入焦虑。它无法和“这里”有所交流，获得认同，即便是广为人知的 JEEP CLUB，大家也只津津乐道“大傻挂掉了”这一轶事。它也无法和大他者继续已有的契约（开发、投资需要利润与回报）。大他者的符号委托发生断裂。新来者像一叶孤舟一样被抛在这片沉寂的海洋，看着自己慢慢的死去。

这就是环境的技术，弱者的游戏。它将自己的位置退隐到几乎不可存在的地步，以让大他者的欲望落在空无。其代言人（那些新介入者）由此产生的焦虑，正是环境所乐于看到的。或者说，它享受着大他者的这一焦虑，因为焦虑的承受者本应该是它自己。它本是被观察者，现在成了旁观者；它本来是被侵略者，现在成了布局者。这些本来会带来致命伤害的符号入侵，带来的却是隐秘的快感——看着大他者的代言人从踌躇满志到彷徨失所，到焦虑不安，再到歇斯底里，最后黯然退场。

结语

2003 年以来大他者的符号布展中，西祠街区一改再改，其衰落似乎没有尽头；南湖新天地一完工就成废墟；JEEP CLUB 已成历史；体育大厦改造为妇产医院，目前虽属良好，情况尚待观望。十年已过，这一轮游戏的胜利者无疑是作为“弱者”的环境。

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记忆主体（下放户）尚在，这使得“弱者的游戏”得以顺利进行。再过几年，等到这些记忆主体退出人生舞台，情况必然大有不同。目前来看，大他者的符号布展不会就此止步。城市更新的洪流已经不可遏制的蔓延到南湖。后续的开发计划蓄势待发，将一波波的跟进。在下放户的记忆离开空间介质之后，“弱者的游戏”必然难以维持。不过，这并非定局。新一轮的角逐将发生在大他者和另一个记忆层之间——南京三十年城市规划的变迁给予南湖新村的记忆。在这个历史中，南湖新村的空间角色变幻不定：它从一片人迹罕至的城外水田变为明星般“新兴小城市”，又变成乏人问津、臭气弥漫的城乡结合部，现在又变成城市开发的新热点，一个充满利益诱惑的战场。南湖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参考文献

- [1] 桑松禄. 南湖新村——江苏省最大的住宅小区 [J]. 江苏经济年鉴, 1986, (1).
- [2]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南京城市规划志（上、下）[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3]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南京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志 [M]. 南京：海天出版社，1994.
- [4] 薛冰. 南京城市史 [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